

當然，她還在那裏。她總是在那裏，這是他的家，但是，他回到家時，總是發現她在等他，不管他回家多晚。

她就在那裏，坐在高背椅上，穿著深藍色衣服。他是他姐姐，他唯一的親人，這是他的家，所以他必須回到這裏。他凝視著她粗大的雙手，她手上捧著一本《聖經》。

「已經半夜了，」她說。

「我是個大人，」他不耐煩地說，「我 42 歲了。你知道的，對嗎，海倫？」

他快步穿過客廳，來到廚房。他找出酒瓶，倒了一杯。車庫的門已經鎖上了——他專門鎖上的。

他端著玻璃杯回到客廳。「我需要這個，」他說。他是他姐姐，他是他的一切。「我嚇壞了，我非常害怕。不過，我還是順利回到家，沒人看見我。」

「有人看見你，瓦爾特，」她非常確信地說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，」他說，眼睛亂轉，又開始冒汗了。「鄉下的路很偏僻，沒有一個人。聽著，我不想知道她從哪兒來。那輛小車突然冒出來了，我怎麼停得下來呢？這不是我的錯。我根本沒法停下車。後來，我停下了車。」他猛喝了一口酒。「我不知道她是誰，我怎麼能知道呢？我從車裏出來。那是一輛小車，一下子翻了，那種車太小了——聽著，她死了。我無能為力，無能為力。」

「一個人？」他姐姐問。

「當然一個人，」他生氣地說，「我很順利地回到家，不是嗎？汽車在車庫裏。我已經檢查過了，上面沒有一點痕跡。」

「有一個痕跡，」他姐姐說。

「別瞎扯了，行不行？」他喊道，「我告訴你，這是一次意外！車速 70 英里，你怎麼可能停下來呢？你根本不懂這種事。我告訴你，沒人看見，沒人知道，你不會說的。」

「沒必要，」她自信地說。她瘦長的臉上毫無血色，她從來都是這樣，連她的嘴唇都毫無血色。她蒼白的手舉起《聖經》。「什麼也瞞不住的，」她低聲說。

她有時簡直要把他逼瘋了。「我能為她做什麼？這不是我的錯，對嗎？我開了很長時間，我的眼睛很疲倦。我沒有辦法，對嗎？這真是太糟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很難過，我真的很難過。明天我要換掉汽車輪胎。我不……」

她雙眼低垂，眼窩落在陰影中。

「別說了，」他喊道，雖然她並沒有說話。「聽著，我嚇壞了，我要好好睡一覺。我非常震驚，我累壞了。別再說這事了。」

她什麼也沒說。他踉踉蹌蹌地走向他的臥室。他要睡覺。他要吃兩片安眠藥，以保證能睡著。她不贊成他那麼做，海倫對什麼都看不慣。他應該離開她，但他

離不開。他蜷縮在床上，可以聽到海倫在屋裏走動，把一切都擺放整齊，準備睡覺……這使他覺得很安全。

「你晚了，」她說，這是第二天晚上，他剛下班回家，非常緊張地站在門裏，顯得非常疲倦。

「有人來過嗎？有人搜查車庫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公共汽車太慢了，」他不滿地說，然後踮著腳尖走了幾步，這麼做很荒唐。「上了晚報了，」他告訴她，「她的名字叫瑪麗·拉蕾絲，她已經死了。幾個農夫發現她的，大約凌晨4點。」他舔了舔嘴唇說，「報紙上說，那是肇事後逃逸。」

「對，」他姐姐點點頭。「晚飯做好了。」

「我無能為力，對嗎？我沒有看到她，我停不下車，不是故意的。聽著，這種事每天都發生，每天都有。忘了它吧。可以吃晚飯了嗎？」

「你洗完後就可以吃了。」他姐姐說。

但是，在飯桌上，他還是談個不停。「今天早晨，我借著日光看了汽車，看不到任何痕跡。沒有相撞的痕跡，沒有刮掉油漆，沒有玻璃破碎。不過，我不想再開它了，海倫。警察有專門的化驗室。他們用一點塵灰就可以證明一切，那樣我就完了。我該怎麼處理那輛汽車呢？」

「你怎麼處理汽車，並不重要。」她說。

「喂，算了吧，」瓦爾特推開椅子，「你是個怪人，你知道嗎，海倫？你應該知道這一點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不許你再談這件事了，不許。」

他咧嘴一笑，一副狡猾的樣子，因為他充滿自信。她是他的一切，他的唯一親人，她不會出賣他的。

「我為你祈禱，」她說。

「你還是給我想個辦法，怎麼擺脫那輛汽車。如果我買四個輪胎，行嗎？不過，誰知道他們會不會檢查這種買賣呢？如果我把車全部重新油漆一下呢？同樣有問題，他們可能會檢查。我該怎麼辦呢？我得想出個好主意。」

她什麼也不說，只是愚蠢地看著他。

「還有，」他繼續說，覺得說出自己的焦慮，心裏好受一點。「我知道不能把它開到沙漠或其它什麼地方，扔在那裏，他們很快就會追查到它的來源的……我也不能把它開到海裏，他們會找到它的，這是一定的。他們會追查是怎麼回事。那麼，我究竟該怎麼辦呢？」

他的姐姐低聲說：「你怎麼擺脫你的罪孽呢？」

「什麼罪孽？」他喊道。「對，我犯了法。我知道這一點。對，法律上說，遇到這種事你應該去報告。可是我不想報告，我不想因為一次意外而惹上麻煩，我告訴你，這是一次無法避免的意外。沒有人看見！沒有人知道。只要我擺脫了那輛車，永遠沒有人會知道。所以我的問題是擺脫那輛汽車。」

「爲什麼你不賣掉它呢？」她問。

「怎麼賣？到二手市場上賣？那會留下紀錄，警察會發現的。該死的，你不

明白。」

「我比你明白，」她歎了口氣。

「你給我住口，聽到沒有？我要擺脫那輛汽車，擺脫這整個事情。一定會有辦法的。我會想出辦法的。我吃不下飯，」他說，「我不想吃晚飯。」他怒視著她。「你可別打告訴警察的主意。」

「沒必要。」她說。

他猛地從桌邊站起來。「星期六之前，就讓它先停在車庫裏吧。星期六我會想出辦法的。」

「你不能——」

他粗暴地打斷她，「你想打賭嗎？你越來越讓人討厭，海倫，你知道嗎？我要買一台電視機。」

他搖搖晃晃地走進客廳。他們連台電視機都沒有，她整天就讀那本《聖經》。他要看電視，就得去酒吧。

瓦爾特一翻開星期六的體育版，就看到那條廣告。他拿著那張報紙，跑到廚房，他姐姐正在澆窗口的一排花盆。

「我找到了，」他告訴她，「聽聽這個交換廣告。太好了！就是它了，海倫。」

「‘交換：一塊風景優美的土地換一輛舊車。車況要好，能跑長途。儘快成交。電話——’」

「怎麼樣？」他叫道，「這不是很妙嗎？是不是？」她挺起身，伸長脖子。「這是擺脫汽車的最佳辦法，」他不耐煩地叫道，「我願意交換任何東西。這上面說是一塊土地。」

「一塊土地？」

「對了！我並不需要土地，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？這個男人想要長途旅行，他想儘快成交。那麼讓他開著那輛汽車離開這個州，這樣就徹底擺脫那車了。」

「你這麼認為嗎？」他姐姐毫無表情地問。

「對，這樁交易會紀錄在案。但那又怎麼呢？牌照號、引擎號、車型等等。那又有什麼關係？這些不說明任何問題。而且汽車會開到很遠。警察怎麼能把汽車弄到他們的化驗室呢？我告訴你，這是最好的辦法。」

「另外還有一個辦法，」她說。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坦白。」

「啊，聽著，我會進監獄的！我不想進監獄！」瓦爾特跑去打電話。打完電話，他開始冒汗。但是，他對他姐姐說：「看樣子不錯。那傢伙要我現在就去他那兒，我們一起去看那塊地。你知道，他這麼要求是合理的，所以我必須冒險開車去他那裏。他就在兩三英里遠。那塊土地就在山坡上，誰會去那裏呢？這裏沒有什麼人，而且已經過去4天了。聽著，最妙的是，他想今天晚上就出發旅行！這真是太妙了！」

他姐姐沒有說話，他沖她喊道：「會發生什麼事？什麼也不會發生。你給我

閉上嘴，你是唯一知情的人。」

「我不是唯一知情的人，」她說。

「上帝知道，對嗎？」瓦爾特叫道，「你有時真讓我難以忍受。你知道你是怎麼回事嗎，海倫？你很迷信。你腦子裏充滿了迷信的念頭。你一點兒也不理解這個世界。我要走了，我要擺脫那輛汽車。」

「上帝與你同在，」她悲哀地說。

「有沒有上帝，我都得走了，」他吼道，全身直冒汗。

但是，瓦爾特很害怕，他知道這一點。車禍發生後，他第一次把車倒出車庫，他圍著汽車走了一圈，確信汽車外面沒有一點撞傷的痕跡。

然後他小心翼翼地開起來。一看到警察的巡邏車，他就直冒冷汗，但是警察根本就沒有看他。

他正眯著眼看門牌號時，一個又瘦又高的年輕男子向他走來，一臉等得不耐煩的神情。他說他名叫安德遜，他似乎不想浪費時間，也不想閒聊天。他幾乎沒有注意汽車的外表和車型。他只掀起引擎蓋看了一眼。然後他鑽到駕駛座上，瓦爾特緊張地坐到他旁邊。

「我很愛惜汽車，」瓦爾特緊張地說個不停，「我不是那種亂開車、不愛惜汽車的人。汽車是個人財產的一部分。這車跑得很平穩，是不是？」

安德遜沿著彎彎曲曲的街道，把車開到山坡上，然後他停下車。

「就在這兒？」瓦爾特眨眨眼睛。是的，他最好裝出對土地感興趣的樣子。

他們下了車，瓦爾特又眨眨眼睛。這裏景色非常好，洛杉磯盆地盡收眼底，顯得寬闊而美麗。那塊土地比別處要平坦。安德遜指出四周的界樁，地方挺大的。

「就是這兒了，」年輕人很不耐煩地說，「我用這塊地換你的車，願意嗎？」

瓦爾特舔舔嘴唇。「你換了車就離開了，是嗎？但是，這塊地——我的意思是，我有什麼保證呢？」

「我的地契就在我的口袋裏，具體問題由我的律師負責。我可以馬上讓他過來。」

「你不想……呃……等到星期一嗎？」

「不。」安德遜很堅決地說。

瓦爾特再次看了看那塊地。「看上去很不錯，」他承認說，「我的意思是，這是一塊很好的地，為什麼要交換呢？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問題，安德遜先生？」

年輕人轉過身，向汽車走去。「如果你不想要，那就直說吧。」

「手續都是齊全的嗎？」瓦爾特跟在他後面。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不會有問題的。怎麼樣？如果你不願意，那就直說，我再找別人。」

「好了，我告訴你——」瓦爾特突然想起了他的主要動機。「行了，成交了。汽車是你的，地是我的，公平交易。行了吧？」

「行了。」

在陽光下，他們倆握手成交。

剩下的就是文件了。瓦爾特說：「我們一邊喝咖啡，一邊辦事，好嗎？我來開車。從這裏到我家，有條捷徑。你可以打電話叫你的律師到我家，行嗎？」現在他急於辦完此事。

「只要快就行，」安德遜說。

在下山的路上，瓦爾特不停地偷眼看他沉默的同伴。「你今天晚上就走嗎？」

「對——馬上就走。」

「很遠嗎？」

「能多遠就多遠。」

瓦爾特不說話了。他們來到他和海倫住的公寓大樓，他裝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，把汽車開過拐角，開進車庫。他道了歉，讓車庫門開著。這樣很安全，然後他領著他的同伴上樓。

當然，她還在那裏，她總是在那裏。

「這是我姐姐，海倫，安德遜先生。我們有點事，」他在她開口前，補充道。他的語氣告訴她，沒她什麼事。「海倫，給我們煮點咖啡好嗎？」他把電話指給安德遜。安德遜打電話的時候，瓦爾特跟他姐姐走進廚房。

「就是那事，」他說，「別亂說話。向我發誓，不胡說八道。」

她蒼白的嘴唇張開了，她深陷的眼睛憐憫地看著他。然後她的眼睛閉上了，她的嘴唇也閉上了。

兩個男人坐在屋角，開始整理文件，海倫一言不發地端來咖啡。她沒有打擾他們，遠遠地坐到另一張椅子上，捧起《聖經》。

當他們做完了能做的事，只等律師到來時，兩人無話可說了。安德遜瞥了海倫一眼，又看了看手錶。瓦爾特覺得這沉默無法忍受。

「律師正在趕來，是嗎？」

「幾分鐘內就到了。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瓦爾特開口了，然後他控制住自己。「你很著急是嗎，安德遜先生？」他問。

「我想趕快上路。」

「我們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能等……等……你的朋友。」

瓦爾特狡猾地抬起頭。他可不是傻瓜，他怎麼知道他們正在等的人是律師呢？

安德森又看看手錶。他瞥了一眼坐在椅子上的女人。

瓦爾特說：「像你這樣的年輕人，怎麼會沒有汽車呢？我覺得有點奇怪。」

「我有一輛車，它壞了。」

「沒法賣掉了？」

「不值得費那個心。」

瓦爾特身體動了動。片刻之後，他說：「安德遜先生，你說你擁有那塊土地多久了？」

「我沒有說過，」年輕人反駁道。他似乎想要跳起來。「一年多吧，」他很

冷淡地說。

「還要咖啡嗎？」瓦爾特問，開始站起身。

「不要，不要，謝謝。」

瓦爾特歎了口氣，希望他姐姐站起來，走過來，像個女人一樣跟他們聊聊天，活躍一下氣氛，可是她只是在那兒坐著。他擺了一下頭，低聲對安德遜說：「我姐姐非常喜歡讀《聖經》，她對那書有點著迷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我明白。」但安德遜並沒有看，他甚至沒有在聽。他盯著自己的左手，他的左手有節奏地握緊、張開。

瓦爾特太緊張了，無法保持沉默。「我覺得，」他說，「我們處在一個現代社會，對嗎？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認真工作。我是一個商人。」他控制不住自己，不停地說下去，「我認為，如果你把那塊土地留在手裏，半年或一年後，你一定能大賺一筆，對嗎？那塊地比一輛二手車值錢多了。」

「我們已經成交了，」安德遜冷冷地說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已經成交了。我並不是在抱怨，我並不想冒犯你，安德遜先生。但是，你別那麼緊張嘛。我只是感到好奇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原因呢？哪裏出了問題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那塊地有什麼問題？」

安德遜站起身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，」瓦爾特說，護住那些文件。「我們已經成交了，我沒有反悔，我只是覺得你很緊張。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。」

男人直勾勾地盯著他。

「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說，」瓦爾特無法控制自己，繼續往下說，「人們不會白撈便宜的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門鈴響了。

「海倫，開一下門好嗎？」瓦爾特喊道。她站起身。他聽到一個男人很有禮貌地說：「我找安德遜先生。」

海倫什麼也沒說。

「啊，天……」瓦爾特站起身。「就在這裏，」他喊道。

他感到如釋重負，不過，他仍然很好奇。於是他低頭看著年輕人，輕聲說：「聽著，也許他知道屍體埋在哪兒？」

安德遜的眼睛一閃。他大聲叫出律師的名字。一個年齡大一點的男人走過來，他衣冠楚楚，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。整個交易只花了幾分鐘——簽了幾個字。然後他們三人站起身，瓦爾特拿出汽車的鑰匙。

安德遜一把奪過鑰匙，快步穿過客廳。瓦爾特緊趕幾步，與他並排。他現在確信，這個男人在逃跑。但是，他為什麼逃跑呢？

安德遜停下腳步，低聲對坐著的海倫說：「很高興見到你。」

她蒼白的嘴唇沒有張開。天哪，她真是個怪人，她弟弟想。

「喂，」他生氣說，「海倫，你可以向這位先生說再見。」

「上帝保佑你，先生，」她說。

這古怪的回答讓安德遜怔了一下，律師拿著公文包走過來。

「再見，」他很高興地對海倫說，然後又轉向瓦爾特。「再見。也許我還會再見到你的。希望你喜歡那塊地。」

瓦爾特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對著那兩人的背影說，「先生們，請原諒我，但是那塊地值五六千呢，我現在已經擁有它了，我不後悔，但是，請告訴我，你們玩了什麼花樣？」

律師嚴肅地說：「我們沒有玩花樣。」

「你們一定玩了花樣，」瓦爾特叫道。

「你一定要知道，是嗎？」安德遜聲音沙啞地問。

「不要，鮑勃，」律師碰碰安德遜的手臂。「事情已經辦完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「等一等，」瓦爾特大聲叫道，「你們已經開始露出馬腳了。」

「馬腳？」安德遜說，「我買那塊地，是想在上面為我的新娘蓋一棟房子。新娘不在了。」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」瓦爾特差一點摔倒。「我很抱歉，我沒有意識到這涉及到個人私事。沒事了。」他點點頭，「啊，這很好，很好。」

「很好？」安德遜怒氣沖沖地說，「很好？」

瓦爾特開始冒汗。他看看身後，他姐姐手裏捧著《聖經》，抬起頭，蒼白的嘴唇上掛著古怪的微笑——那微笑簡直要把他逼瘋了。

「上個星期二，她駕駛著我的賽車，」安德遜大聲說道，「有人把她逼得翻了車。所以不用蓋房子了，我也再不想看見那塊地了。這就是我賣地的原因。」

瓦爾特現在不僅在冒汗，而且從頭到腳在發抖。

律師伸手告別，瓦爾特不敢碰他的手。「對不起，我很難過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再見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上帝保佑你。」瓦爾特傻乎乎地說道，咯咯地尖聲笑起來。

「我們走吧，鮑勃，」律師輕聲說。

但是安德遜說：「這裏出什麼事了？」

瓦爾特的下巴在顫動。「沒什麼事，沒什麼事，」他說，攤開雙手，他的手掌全是汗水。「為什麼一定要有花樣呢？這裏一切正常，正常。」

安德遜嚴厲地盯著瓦爾特，然後轉向海倫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厲聲問海倫。

但是她雙唇緊閉。

瓦爾特突然頂不住了。「你瘋了，海倫，」他尖叫道。「你們知道嗎？她瘋了。」他嗚咽著對那兩個男人說。「別信她的話！閉上你的嘴！」他沖他一言未發的姐姐吼道。

律師不想走了。安德遜嚴厲地說：「我想你最好告訴我，那輛車有什麼問題？你在玩什麼花樣？」

------(完)